

文津出版

漢魏六朝

佛教概觀

蔡日新
著



蔡日新 著

漢魏六朝佛教概觀

文津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漢魏六朝佛教概觀 / 蔡日新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2001[民90]
面 ; 公分

ISBN 957-668-651-2(平裝)

1. 佛教 - 中國 - 魏晉南北朝(220-588)

228.203

90009516

漢魏六朝佛教概觀

著 者：蔡 日 新
發 行 人：邱 家 敬
出 版 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106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E-mail：twenchin@ms16.hinet.net

電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820號

初版：2001年8月一刷

印數：①~1000本

ISBN 957-668-651-2

定價：新台幣320元

漢魏六朝佛教概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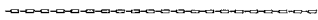
目錄

前言	1
第一章 中國佛教的傳入	4
第一節 中國佛教傳入的各種傳說	6
第二節 中國佛教的初傳	13
第三節 中國早期佛教的譯經與弘傳	21
一、安清大師的譯經	22
二、支謙大師的譯經	26
三、佛法向中國東南部的傳播	30
第二章 魏晉時期的佛教	35
第一節 三國時期的佛教	37
一、三國時期的北方佛教	38

二、三國時期的南方佛教	42
第二節 西晉時期的佛教	49
第三節 東晉時期的北方佛教	56
一、竺佛圖澄的傳教活動	59
二、釋道安大師的行業	63
三、鳩摩羅什與長安譯場	74
四、羅什的門人僧叡、僧肇等人的行業	81
第四節 東晉時期的南方佛教	88
一、概述	88
二、盛行於江東的般若義學	95
(一) 格義佛學的始末	96
(二) 般若學研習的六家七宗	99
三、慧遠大師與他的廬山道場	111
第五節 晉宋之際的西行求法與佛典翻譯	128
一、晉宋之際的西行求法	129
(一) 法顯的西行求法	135
(二) 智嚴、寶雲、智猛、法勇等人的西行求法	143

二、晉宋之際的佛典翻譯	151
(一) 佛馱跋陀羅的佛典翻譯	151
(二) 曇無讖與涼州的佛典翻譯	157
第三章 南北朝時期的佛教	165
第一節 南北朝佛教的概況	166
一、劉宋時期的佛教概況	166
(一) 劉宋諸帝與佛教	167
(二) 劉宋時期的佛典翻譯	171
(三) 劉宋時期的白黑之爭	178
(四) 謝靈運之佛緣	187
二、南齊的佛教概況	192
(一) 齊皇室與佛教	193
(二) 南齊的譯經	198
(三) 竟陵王蕭子良的奉佛	200
(四) 南齊的夷夏之爭與神滅之論	206
三、梁代的佛教概況	213
(一) 梁皇室與佛教	213

(一) 梁代的佛典翻譯與佛學著述	221
四、陳代的佛教概況	227
(一) 概述	227
(二) 陳代的佛典翻譯	231
第二節 北朝佛教的概況	235
一、北魏的佛教概況	235
(一) 道武帝的奉佛	236
(二) 太武帝的毀佛與玄高的蒙難	237
(三) 北魏佛教的復興與對沙門的整肅	247
(四) 北魏的佛典翻譯與禪修	252
二、北齊的佛教概況	258
三、北周的佛教概況	261
第三節 南北朝佛教的諸師學	269
一、竺道生法師及其涅槃學派	270
(一) 道生法師的佛性思想	270
(二) 涅槃佛性家師學	280
二、三論師學	290



後
記

三、毘曇師學	294
四、成實師學	299
五、地論師學	308
六、攝論師學	317
七、律學	322
八、禪學	324
九、淨土學的形成	348
後記	354

前 言

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且又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同時，中國也是一個擁有數千年封建君主專制傳統的國家，中國人民在承受著傳統封建禮教的重負之前提下，還得接受來自於封建專制者的各種蹂躪。中華民族確實是一個苦難的民族，而這個苦難的民族之所以在飽經歷史憂患的艱難境地中尚能自強不息地前進——儘管她是舉步維艱的，但這個民族畢竟沒有倒下去，也沒有因為其生存環境的惡劣而窒息消亡。這固然是由於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裏面有著一種極具生命力的東西，也更因為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之中注入了外來的佛學思想的精髓。

佛教，作為一門宗教，它伴隨著絲綢路上的駝鈴聲傳入我國，同時也伴隨著南方沿海的商船傳入，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在這兩千多年之中，中國的佛教徒爲了使這門人類的智慧之學得以弘傳，他們歷盡千辛萬苦，以自己切實的行動創造了輝煌燦爛的佛教文化。反觀這段漫長的佛教弘傳歷史，其中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實在令人爲之感泣、爲之震撼、爲之敬仰……中國佛教徒的感人事跡，也將與中國歷史上的其他英雄人物一樣，被永久地載入史冊，長久地傳之後世。

在佛教沒有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佔主導地位的。雖然站在維護傳統的人倫道德方面來看，中國的儒家思想對於處理好各種複雜的社會關係，畢竟有著非常積極的作

用，但站在解決人類自身的終極問題的角度來看，人們對於外在的世界雖然有所瞭解，但對於人們的自身來說，那畢竟還是一個非常陌生的世界。因此佛教這種外來的宗教思想與文化，便從西域與沿海逐漸傳入了中國這個素有溫文爾雅之稱的國土裏，使得熱衷於經世致用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滲入了思辯的成分，使得偏重於對外在世界求索（格物）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了對人類自身內蘊的理性反思。況且，佛教對於調融中國社會內部的各種矛盾，對於穩定中國的社會秩序，也曾一度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而且即使在現代社會裏，佛教仍然在實現著她融洽社會各種關係的積極作用，對於建設好當代社會的人倫關係，維繫中國社會的正常運行，甚至還起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

佛教的輸入，使不堪重負的中華民族，雖然外在的身體遭受著束縛，而在內在的心靈深處卻找到了一塊無限廣闊自由的天地，他們可以在這塊自由的天地裏作理性的省思，也可以在這一片自由的天地裏任意地翱翔。由是諸多志士仁人慕道於斯、躬耕於斯，他們在那片心靈的淨土裏勤勞地墾種著。他們懷著對人生真理的執著追求、懷著對人生理想的熱烈企盼，創造了燦爛輝煌的佛教文化，也為後世子孫開闢了一條通向智慧的光明大道。今天，我們試到名山大川一遊，愈是景致極佳之處，則愈是有伽藍肅寺的點綴，那些巧奪天工的佛寺建築，無疑成了山川名勝的一道風景線。特別是佛教界裏的那樣一些人，他們為了使佛教的真理永遠留存人世，為了讓後世子孫能夠永遠獲得一種心靈的解脫，他們為此而不辭勞苦地在懸崖峭壁上面雕鑿或將佛典刻成石經，創造出了精美絕倫的石窟與石刻藝術，乃至使我們今人尚且歎為觀止。還有一些佛子，他們或穿越千山萬水西行求法；或窮畢生精力弘傳佛教；或以藝術的手法表現佛教思想的精髓；或以出世

的情懷來觀察世界從而發現了宇宙的新規律，並以其不朽的文字傳諸後世……他們就是這樣，在這條通向智慧的道路上奮勇前進，以他們切實的行動留給後世子孫以光輝的業績與偉大的事業。顯然，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中，佛教文化是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我們無論是對佛教的修學與研究，抑或是對中華傳統文化作一番考察，其中自然是少不了佛教文化這一重要部分的。

時至今日，我們審視這條充滿了理性與智慧的光明大道，其中不乏對人生解脫的啓迪，也不乏對人類精神的種種激勵。我們若從文化的角度來檢視現今的佛教建築及石窟藝術，則會覺得它給人的是一種幽深莫測的意境；而從另一方面來看，洋洋萬數千卷的大藏經，則更是凝聚著不少東西土大德的人生智慧的結晶。佛教在創造中國傳統文化地同時，也使中國的傳統文化更加富於思辯性、更加富有理智性。另一方面，爲了適應東土文化的特性，佛教在許多方面也作了某些適當的調整，充分地顯現了她博大的襟懷與無礙的圓融。在現今的中華文化中，佛教文化深深地紮根在這塊土壤裏，乃至使我們無法將炎黃文化與佛教文化嚴格地區分開來。爲此，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不懂得佛教文化，也便是不懂得中國傳統文化。可見，佛教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是何等地重要！因而，我們對於中國佛教歷史的探索，自然也可以爲中國歷史的研究、爲中國文化的研究，提供許多有價值的東西；與此同時，這一研究也將會摸索出許多對於佛教可資借鑑的規律，這對於佛教自身的建設與發展也將會大有裨益的。

本著這樣一個宗旨，我們將冷靜地審視中國上下兩千多年的佛教發展歷史，以平實的語言來加以描述，聊爲獻身於佛教事業的人們提供一些可資參考的意見，也試圖爲中國文化的研究拓展出一條嶄新的智慧之道路。

第一章 中國佛教的傳入

大約在西元前六至五世紀之際（西元前六二三年），佛教的創始人悉達多·喬達摩誕生在古代印度迦毘羅衛城毗羅衛國（約在今印度與尼泊爾交界的地區），後人尊稱他「釋迦牟尼」，其意思是說他是釋迦族中的賢人。西元前五九四年，釋迦牟尼佛擺脫家人的阻攔，毅然出家學道，他當年二十九歲。釋尊出家之後，經過了將近六年時間的刻苦修學，遂於西元前五八八年的五月的一個月圓日的夜晚，在古印度菩提伽耶（今屬印度比哈爾邦）睹明星悟道，當年他正好三十五歲。

佛陀悟道之後，便開始了他弘傳人生至理的生涯，將他親自證悟的人生真理向人間廣為傳播，前後歷四十九年。大約在西元前五七八年，當年佛陀在鹿野苑（今屬印度貝那勒斯城）開始了他的第一次弘法，是為「初轉法輪」，時釋尊年四十五歲。大約到了西元前五四三年，釋迦牟尼佛於五月月圓日夜半在古印度拘尸那伽（今屬印度聯合邦迦夏城）附近的優婆伐檀那林雙菩提樹下涅槃，時年八十歲。佛陀涅槃之後，他的信徒分其舍利建塔貯之；也大約在佛陀圓寂三個月之後，迦葉在阿闍世王支持下，在王舍城（今屬印度比哈爾邦底賴雅）靈鷲山七葉窟內召集五百比丘舉行「第一次結集」，以整理佛教經義，該次結集又稱「王舍城結集」、「五百結集」、「靈鷲山結集」等。此後佛教又經過了多次結集，還經歷了部派分裂等歷程，最終在印度周圍的國家與地域廣泛地弘傳。從此以後，由釋迦牟尼佛所創立的這門博大精深的人類心性解脫之學，便廣為流

傳開去，最後，並成爲一門世界性的大宗教。

當釋迦牟尼佛正在弘傳他的至理的那個年代，在中國正好是西周帝國失去了其鼎盛年華之後，過渡到東周的春秋末期的那個歷史時代。東周的天子失去了他控制全國局勢的權威，當時諸侯的專權與混戰雖然給廣大的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但與此同時也爲東周的哲學思想迎來了一個燦爛的春天。在東周稍晚於釋尊的年代裏，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學派正式誕生了，以老子爲代表的道家學派也大約產生於這一歷史時期裏。孔子與老子的問世，在中國的哲學史上揭開了嶄新的一頁，開啓了戰國時期輝煌燦爛的諸子文化。中國的哲學雖然不及釋尊的思想那般圓融，但他的產生與形成，畢竟爲接受來自於西域的這門博大精深的人生至理奠定了思想基礎，爲弘傳釋尊的理念鋪平了哲學思想的道路。時至今日，我們反觀中國佛教思想中所含容的各種思想因素，則會很明顯地發現其中包含了諸多的中國本土的思想，這自然與創始於春秋之際的儒、道學派有著密切的聯繫。加之傳播到中國來的佛教，已經經過了佛教內部的部派之爭，佛教中的大、小乘思想已經在印度及其周邊地域廣泛地傳播，因而當時傳播到中國的佛教思想既有大乘佛教思想，也有小乘佛教思想。中國人對於這些來自於西域的人生哲理，敞開自己博大的胸襟以接納，然後精勤地篤信與實行，將這些混合性的佛教思想加以消化與吸收，然後通過一定方式的整合，將之轉化成爲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

但中國畢竟是一個盛傳大乘佛教的國家，時至今日，中國民眾對於佛教的信仰尙且經久不衰。特別是那些已經形成了中國民俗信仰的佛教節日與禮數，更是深植根本於中國民眾的理念中；其中的觀音信仰、彌陀信仰、四月浴佛、臘八禮佛等禮數，在中國幾乎成了家喻戶曉的事情。那麼，

佛教這樣一門救贖人們心靈的慧學，究竟又是何時傳播到中國來的呢？

第一節 中國佛教傳入的各種傳說

對於佛教東傳的時間，中國歷史上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說法。湯用彤先生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中，將佛教東傳中國的各種說法輯為一章，一共收錄了十種佛教傳入中國的不同說法。其中所認為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最早的說法是在虞舜時期的伯益，其中的時間最遲者是西漢末年的劉向作《列仙傳》時。今綜合佛教在漢明帝以前傳來之說，依據文獻流行的次第，陳述如下。

其一，曹魏魚豢所撰《魏略·西戎傳》說：「昔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見《三國志·魏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其後《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孝標注、《魏書·釋老志》等也引用過此文，只是略有出入而已。例如《魏書》中就作博士秦景憲，而唐法琳在《辯正論》中又作秦景至月氏，其王令太子口授浮屠經，有類趙宋董道《廣川畫跋》卷二所引《晉中經》之說。

其二，東晉哀帝興寧三年（西元三六五年），習鑿齒《與道安書》說：「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其後王謐《答桓玄書》也說：「大法宣流，為日諒久，年逾四百，歷代有三。」又劉宋宗炳《明佛論》說：「劉向《列仙（傳）》敘七十四人在佛經」；《世說新語·文學篇》劉注

也依據《列仙傳》說：「如此即漢成、哀之間（西元前三二年～西元一年）已有經矣。」今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謂「《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讚云七十四人出佛經。蓋由後人所屬，非本文也。」湯用彤先生認為《列仙傳》曾歷遭道士竄改，故不可作為依據。

其三，宗炳在《明佛論》中又說：「東方朔對漢武劫燒之說，劉向列仙敘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弘明集》卷二）由此看來，好像在漢武時（西元前一四〇～西元前八七年），人們已經知道與佛教有關的劫灰之說。但據《高僧傳》卷一（竺法蘭傳）所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不委，可問西域人。』後法蘭既至，眾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好像東方朔並不知道「劫灰」的掌故，但東方朔所說的「劫灰」則是又信其事的。

其四，宗炳又說：「伯益述《山海》：『天毒（即天竺）之國偃人而愛人。』郭璞《傳》：『古謂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偃愛之義，亦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既聞於三五之世也，國典不傳不足疑矣。」從文中的伯益述《山海經》有天毒國偃人而愛人，當於如來大慈之訓一事來看，似乎佛教已傳聞於三五（三皇五帝）之世了。《山海經》據傳為禹、益時的著作，劉歆、王充、顏之推均傳此之說，對於這些我們姑且不論。但其中「天毒之國偃人而愛人」之語確實見於《海內經》（《山海經》卷十八說：「天毒，其人水居，偃人愛人」）郭璞作注也的確徵引了宗少文之說。但若據實而論，《山海經》的成書於何時，確實難以考證，至今仍是一個疑案。而當年劉歆進《山海經》，原本只有十八篇，其中的《海內經》與《大荒經》皆不包含在其中，學界也早就有人懷疑它們是偽託。且《海內經》謂「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朝鮮、天毒，其人水居，

俚人愛人」，將朝鮮與印度同置於東海之內、北海之隅，這在地理位置上也顯屬於無稽荒誕之至，令人難以置信。

其五，北齊魏收《魏書·釋老志》除引用伊存授經一說外，還據《漢武故事》（劉宋王儉託名班固撰）之說，言漢武元狩中（西元前一二二—西元前一一七年），遣霍去病討匈奴，獲得休屠王的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為佛道流通之漸。查《世說新語·文學注》，其中也確有這樣的記載：「《漢武帝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漢武帝）使依其國俗事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焉？」今案：漢武帝獲金人之事，在《史記》與《漢書》中確有記載，但燒香禮拜之事，似乎是沒有。《史記·匈奴列傳》漢武元狩三年（西元前一二〇年），「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又《衛青傳》也只說「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金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在這裏，「祭天」二字頗值得引起注意，它說明了休屠王的金人並不是佛像，而僅僅只是用來祭祀的天神之主。真正的祭祀浮屠，恐怕還得從後漢的楚王英說起。

其六，《魏書·釋老志》還依《史記·大宛傳》說，張騫使大夏還（西元前一二六年），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查《史記》與《漢書》，雖然提到了張騫與西域的事跡，但對於浮屠則確無記載。況且《後漢書·西域傳》也說：「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以故湯用彤先生認為張騫「始聞有浮屠

之教」是魏收的臆測之詞。

其七，梁蕭綺輯本王嘉《拾遺記》說：戰國時期燕昭王七年（西元前三一七年），沐胥國（即身毒國）有道人名尸羅來朝，自云百三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炫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丈。」今案：《拾遺記》是前秦王嘉所撰，《四庫全書》將之列入「小說家」之類。況且《拾遺記》原文多亡佚，經蕭梁搜檢殘遺，合為一部，故所記燕昭王之事已經不盡是全屬晉代的事跡了，其間屬合了梁代的梁人的內容。據《史記》所載，燕昭王時期確實有黃金臺之設立，但那僅僅只是爲了招賢納士，並非祭祀浮屠。

其八，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一載：「又始皇時，有諸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齋經來化。始皇弗從，遂禁利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唐法琳《對傳奕廢佛僧事》也有此說，謂「如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目》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二十八人賢者，齋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不從，乃囚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廣弘明集》卷第十一、釋法琳《辯正論》第二之七）今案：沙門釋利房教化秦始皇之事，隋費長房始載其事，在南北朝之前無人道及此事，假如道安的《經錄》首載此事，那麼此後的僧祐與慧皎在他們的著作中卻毫無記載；且朱士行的《經錄》也是首見於費長房的《三寶記》，此前並無記載，故此說恐難成立。

其九，唐法琳《上秦王論啓》說：

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西元前一〇二九年）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水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